

# 亟待国家支持的中医原创理论

文许声毓

导言：科学的进步依赖于新的科学理论的提出和建立，而不是实验数据的简单堆积。中医证的本质在我国研究了50年，堆积了海量的实验数据，迫切需要一个具有多学科综合知识的战略型专家，破译出这些数据背后蕴藏的疾病变化规律，建立起中西医理论整合的新医学理论，实现中医理论的现代化。否则，一直进行探索性实验研究是无法取得突破的。1996年，申维玺在孙燕院士指导下，通过分析我国证本质研究积累的大量数据，取得了重大发现：中医证的本质是细胞因子，在此基础上，他们系统揭示了中医理论的科学本质，这个重大理论发现可以全面指导我国的中医理论现代化研究，可以使国际科学界明白中医治病的科学原理。之后的10多年中，他们每年申报国家科技项目，但由于这项跨学科研究的原创性太强，与传统的思维方式明显不同，一直不能通过同行评审。14年来，申博士不懈地向国家有关部门反映，历尽人间辛酸，10多家媒体专题报道，国家领导人（朱镕基、宋健、刘延东等）、周光召院士、科技部长等都做过多次批示，但由于种种原因，虽然有关部门有意支持，但却无法组织攻关。科技史表明，许多重大发现和科学理论刚提出时常难以得到同行的理解，甚至埋没百年，这着实可惜。建议国家科技部门尽早对这项研究予以科学论证。



申维玺教授

中医药是我国自然科学领域最具有特色和竞争力的学科之一，也是我国为数不多，而最有可能形成国际标准的学科领域。用现代医学理论揭示中医理论的科学内涵，让大家明白中医治疗疾病的科学原理意义重大。中医讲究辨证施治，于是中医“证”本质的揭示就成为其中最大的瓶颈。该问题一旦得以解决，将会为我国实现中医药的现代化和国际化奠定理论基础。前不久，陈竺部长就说过，中国科学界应该重视研究和揭示中医的科学本质是什么。

暨南大学申维玺教授14年前在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孙燕教授指导下从事证本质的研究，取得了一项重大科学发现。提出了中医“证”的本质是细胞因子，细胞因子网络紊乱是导致各种“证”出现的基本原理。这个发现从整体水平揭示了复方中药的作用原理和中医治疗疾病的科学原理。即：中医辨证治疗疾病，是通过使用复方中药，调节细胞因子网络的失衡状态，从而起到了治疗疾病的效果。

### 原创性理论的由来

1996年，申维玺考上了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孙燕院士的博士研究生。孙燕院士认为当时医学的发展已到了能揭示中医理论的科学本质的程度了，于是就交给申维玺一个完全没想到的课题“中医证本质的研究”，并嘱咐一定要从分子生物学理论的高度考虑这个世纪性难题。

申维玺小时候积累了一定的中医理论功底，后又长期接受现代医学教育，为他从事这项工作打下了基础。在接手课题后仅花了1个月的时间，他通过思维创新，把病与证从理论上有机地联系到了一起，很快找到了突破口，辨明了证的本质。在此基础上，他系统阐述了中医理论的科学本质：中医证的概念、病与证的关系、中医辩证治疗疾病的科学原理、复方中药的作用机理等。

申维玺告诉《中国科技财富》：现代医学研究证明，人体是个复杂的有机整体，正常生理活动和异常疾病过程在体内都有着规律性的信息逐级

传递过程，即细胞间的信息传递和细胞内的信号转导。人体的细胞调控机制本来是一种平衡状态，有协同的部分，也有制约的部分，这样才能保障生命活动的正常进行和身体的健康。人在患病时，这种平衡就会被打破，细胞因子网络就会失去平衡，某些细胞因子的活性就会高于其他因子，就会显示出不同的症状群，也就出现了中医的证。他们正是以信号转导理论等生命科学的最新理论为基础，将证的各种变化按其先后顺序串联组合在一起，最终揭示了证的本质是细胞因子，而其它变化则是属于证的继发性变化。

为何困扰中国医学界几十年之久的“疑难杂症”如此轻易得就被攻克了呢？对此，申维玺教授给出了答案：前期，医学的发展水平还不足以解释这个难题，80年代后从技术层面上说才开始具备条件。而要揭开这层神秘面纱，仅靠这点还不够；这需要掌握多学科综合知识的人才。中医专家常受制于传统的定势思维，而西医又常不相信中医的科学性，对此兴趣不大。申维玺中西医兼修，没有思维定势，所以能在孙院士指导下，运用分子生物学方法，在国内外首先证实了证的本质。这就让他成为了偶然情况下必然出现的那位“开拓者”。

### 原创成果的困窘

科学同样是具有“国界”的，关于中医药本质这一重要研究更是不应例外，相信谁也无法接受中医药“千年古树，花落他家”。14年来，为了这项原创性的基础科研，申维玺尝尽人间辛酸，不断向国家科技部门反映。孙燕院士也为此进行了大量的沟通，许多新闻媒体进行过专题报道，

国家科技部门的主要领导也曾多次做出重大批示，但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使这项重大理论研究成果至今被束之高阁，无法发挥它本应发挥的作用。

“往事不堪回首，伤心只剩泪流！”申维玺从导师孙燕院士接手这个课题时，只知道这个课题很难做，众多权威专家花费多年未突破，但做梦也没想到成果出来后的日子让他更受煎熬，眼睁睁看着这一重大突破一直不能受理解，得不到支持，他跳楼的心都有了。十多年来，他都记不清在广州、深圳到北京这条路上多少次奔波，挥撒了多少汗水泪水，一回回满怀希望而来，一次次伤心失落而归。多次“跑部”，还拦过部长的车；但终不见“钱进”，没法深入的把项目往纵深开拓。

1998年，申维玺阐释了中医虚证本质的消息传开后，引起了各方面重视，国家中医管理局有关领导做了批示，不久，他接到国家中医管理局科技司的电话，让他当面汇报情况。2001年3月，广州卫生局组织广州的专家进行讨论，专家建议尽快争取国家资助。2002年2月，科技部社会发展司致函申维玺称，研究“具有一定意义，建议在完善研究的基础上，按有关要求积极申报国家有关计划，争取获得国家支持。”2004年底，科技部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在专家评审未能通过下，基于该项目的重要意义，经慎重考量拿出35万元，支持申维玺进行研究。但对于这项原创性理论的验证研究而言，这仅仅是启动资金，显得有些杯水车薪。尽管如此，申维玺谈起这事还是颇为感激的说，这次支持给了他莫大鼓励。2005年5月，因当年“973”仍没通过专家评审，申维玺在向基础司申请复议时，也给中国科

协周光召主席写信反映，周老非常重视，随后两次批示。同年深夏，孙燕院士在北京组织了一个专家讨论会，与会专家和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等人一起向科技部写推荐信要求支持。2008年3月，深圳市卫生局组织专家讨论，许多专家认为申博士的研究确实已经阐明了证的本质。遗憾的是都没引起足够重视……

申博士今年52岁，当问起为何如此执着，轻轻松松做教授的日子不是也挺好的吗？申维玺说，国家每年投入数亿元经费要解决这个科学难题，但始终无人能解决它，我们的研究已经打开了中医理论现代化的大门，为了国家的利益才不忍轻言放弃。权威资料显示，近年来我国在中药出口创汇上已丧失传统优势，世界中草药市场的年销售份额中，我国只占约5%，日韩两国却占了90%。造成这种被动局面的原因之一是，复方中药的作用机理说不清楚。

申维玺说，这是一项原创性的研究，与同行的思维习惯有着明显不同，而且横跨中医、西医、生命科学等多个学科，以至于同行常难以完全理解。他们团队每年都申报国家项目，至今未能通过专家评审。

据了解，国家50年来投入大量经费用于中医理论现代化研究，但一直没有取得质的进展。这是由于：中医是我国独有的医学研究领域，没有国外成功的经验可供借鉴，需要我国进行原创性的研究；但我国科学界至今却没有掌握住这项研究的特殊性，没有认识到理论研究才是解决这个科学问题的最终途径。因此，重实验轻理论研究的的结果是，50年的研究堆积了成山的实验数据，却没有能够从现象中追溯到本质，探索出内在的规律。

谈起这一点，申教授忧心忡忡指出，这样将无法实现中医理论的现代化。

## 赤子的正义呼声

申维玺请求国家相关科技部门组织既懂中医又懂现代医学的相关专家团队花一两天时间，参考哈佛大学论证我国数学家朱熹平的庞加莱猜想的论证方式对此项目进行考察，让他详细讲解这一原创发现。他说，这项研究成果并不是十分的高深，只要有充分的时间回答专家的疑问，是会达成共识的。

近年来，在缺乏科研支持的艰难条件下，申维玺团队依然没有放弃，他们先后使用基因芯片、免疫组化、PCR技术等现代手段选择肺癌、肺结核、糖尿病的阴虚和气虚证进行验证。实验结果表明：不管是什么疾病，只要出现了同一种证，就会出现相同或相似的细胞因子网络变化规律。如不管是什么病，只要有阴虚证，就会出现白细胞介素1和肿瘤坏死因子异常升高的实验数据；不管是什么病，只要是气虚证，就有转化生长因子β等异常升高的实验数据。这些结果初步证实了理论发现的正确性。

申维玺说：科学理论需要实践的反复验证才能成为公认的科学理论，我们已经建立了新的医学理论体系，目前迫切需要国家在科学论证后，组织联合攻关，从多个角度和方面拿出系统的实验数据来验证

中国中医科学院陈飞松研究员说，这是一项具有战略性意义的原创性研究，可以带动整个中医学的发展和飞跃。在国家奏响的“科技创新”号角响彻全国的今天，原创科技需要一个更为宽松的环境来散发它迷人的芳香，不再为出路而迷茫彷徨。